

鄒嘉彥 游汝傑◎著

社會語言學教程

A Course in Sociolinguistics



鄒嘉彥 游汝傑◎著

社會語言學教程

A Course in Sociolinguistics

五南圖書出版公司 印行

目 錄

第一章 導 論	1
第一節 社會語言學的邊界和研究對象	1
一、描寫語言學與社會語言學	2
二、社會語言學與唯理語法、生成語法	3
三、方言學與社會語言學	4
四、社會語言學的研究範圍和對象	9
第二節 社會語言學的誕生和經典研究成果	11
一、社會語言學的誕生	11
二、城市方言學	12
三、小城鎮社會方言研究	13
四、言語民俗學	14
第三節 社會語言學的研究方法	16
一、多人次抽樣調查	16
二、快速隱密調查法	17
三、定量分析	18
四、社會網路的調查研究	21
五、配對變法	24
第四節 社會語言學在中國的產生和發展	24
第二章 語言變異與語言變體	29
第一節 社會方言	30
一、階層變體和性別變體	30
二、城鄉差異和年齡變體	36
三、語域變體和職業變體	39
四、地方戲曲語言變體	42
第二節 語言分化與語言轉用	47

一、語言分化	47
二、方言的系屬層次和地理層次	48
三、方言島及其成因	51
四、語言轉用	52
第三節 語言演變的社會、文化原因	55
一、人口變遷和語言的宏觀演變	56
二、移民方式和方言地理分布類型的關係	59
三、方言歷史演變的宏觀取向	61
四、權威方言變易的社會文化原因	61
五、語言微觀演變的社會、文化原因	62
第三章 雙語現象和語言忠誠	67
第一節 雙重語言和雙層語言	67
一、雙重語言現象	67
二、雙層語言現象	69
三、雙重語言和雙層語言的關係	70
四、雙重語言的成因和發展趨勢	73
五、多語現象和多語社區的共同語	76
第二節 民系、方言與地方文化	78
一、民系、方言和地方文化的層級性	78
二、語言使用場域的地理層級性	80
三、語言社會功能的層級性	81
四、強勢方言和弱勢方言	88
第三節 語言忠誠和語言態度——香港個案分析	89
一、香港華人各民系概況	90
二、少數民系的語言忠誠	95
三、影響語言忠誠的因素	96
四、結語	99
第四章 言語交際	101
第一節 言語社區和言語交際能力	101

(4) 社會語言學教程

一、言語社區	101
二、言語交際能力	103
三、禮貌語言	104
第二節 會話和語碼轉換	107
一、會話結構和會話分析	107
二、精密語碼和有限語碼	110
三、語碼轉換和語碼混合	111
第三節 語言或方言的可懂度研究	114
一、方言間詞彙接近率的計量研究方法	114
二、兩個新的課題和新的研究方法	116
三、關於可懂度的兩點思考	128
第五章 漢語的形成、發展和華人社會	131
第一節 漢語的歷史源頭和地理擴散	131
一、南方各大方言的形成及其歷史層次	131
二、域外方言	135
第二節 語言演變和社會、文化的關係	137
一、方言的據點式傳播和蔓延式擴散	138
二、歷史行政地理與方言地理的關係	139
三、文白異讀和科舉制度	141
四、方言擴散和語言融合	143
第三節 海外漢語分布和華人社會	144
一、海外漢語形成的原因	144
二、海外漢語方言和華人社區的共同特徵	145
三、海外漢語方言社區的由來和分布	148
四、官話和粵語在海外的地位	153
五、方言社區的語言標誌	155
六、語言接觸和文化同化	156
第六章 基於語料庫的社會語言學研究	159
第一節 海內外漢語詞彙的差異及其社會背景	159

一、各地中文異同比較和共時語料庫	159
二、中文和日文新詞的衍生和詞彙重整	162
三、各地中文詞彙重整的幾個特點	176
第二節 中日及滬港語言互懂度的研究	178
一、日文詞和中文詞的互懂度對比	178
二、香港和上海方言詞互懂度的對比分析	180
第三節 當代漢語新詞的多元化趨向和地區競爭	182
一、新詞地區分布的統計	183
二、各地新生外來詞的競爭和發展趨勢	183
三、華語各地區新詞接近率比較	192
第四節 報刊詞彙和社會文化演變	193
一、新聞媒體與社會文化	193
二、地名詞見報率的變化	197
三、複合地名的演變	201
四、結 語	202
第七章 語言與文化	203
第一節 語言與文化共生、共存	203
一、語言與文化共生	203
二、語言與文化共存	206
三、語言發展滯後與文化	207
四、語言結構與文學體裁	209
五、漢語和漢字文化	213
第二節 親屬稱謂的文化背景	214
一、親屬稱謂的分類	214
二、親屬稱謂與民間忌諱心理	215
三、親屬稱謂與婚姻制度	216
四、親屬稱謂與宗法觀念	218
五、親屬稱謂的演變及其文化原因	219
第三節 語言與民間心理	220

(6) 社會語言學教程

- 一、語言禁忌 220
- 二、語言巫術 223
- 三、語言迷信 226
- 四、語言和民俗 226

第四節 人名和地名的文化內涵 229

- 一、人名的民族文化特徵和時代特徵 229
- 二、地名的文化特徵 234
- 三、地名演變的文化原因 239

第八章 語言接觸 243

第一節 語言同化和文化同化 244

- 一、語言同化的五個階段 244
- 二、海外華人社會的語言和文化同化 253
- 三、結語 259

第二節 語言接觸和詞彙傳播 260

- 一、詞彙的借用和文化的散播 260
- 二、文化對「詞彙輸入」的兼容和制約 263
- 三、音義混譯詞和音譯義注詞的結構制約 269
- 四、詞彙輸入的原因 274
- 五、外來詞的本土化 275
- 六、結語 276

第三節 語言融合 276

- 一、合璧詞 277
- 二、洋涇浜語 277
- 三、混合語和混合型方言 281
- 四、語言接觸和句法結構的輸入 284
- 五、底層語言、上層語言和旁層語言 286

第九章 社會發展與語言競爭 291

第一節 香港的語言競爭 292

- 一、香港語言歷史背景略述 292

二、語言轉移和身分認同	296
三、英語的社會地位	303
四、結 語	306
第二節 臺灣的語言競爭	306
一、臺灣各民系和方言	306
二、高層語言之間的競爭	310
三、低層語言之間的競爭	314
第三節 大陸的語言競爭	315
一、頂層語言	316
二、粵語、吳語和閩語的競爭力比較	318
三、地區性強勢方言的競爭	324
第四節 新加坡的語言競爭	327
一、新加坡社會發展和語言使用概況	327
二、頂層語言的競爭	329
三、華人社會高層語言的競爭	333
第十章 社會語言學的應用	339
第一節 語言計畫	339
一、語言地位計畫	339
二、語言本體計畫	344
第二節 語言教育和教學語言	357
一、語言教育	357
二、雙語教育	358
三、第二語言習得	365
附錄 中英對照社會語言學術語	367
參考書目	372

第一章

導 論

第一節 社會語言學的邊界和研究對象

「社會語言學」這一學科名稱，英文原名sociolinguistics，是由「社會學」（sociology）和「語言學」（linguistics）複合而成的，猶如「心理語言學」（psycholinguistics）是由「心理學」（psychology）和「語言學」（linguistics）複合而成。它的基本內容包括兩方面，一是language in society，其基本涵義是：從語言的社會屬性出發，用社會學的方法研究語言，從社會的角度解釋語言變體和語言演變。二是語言社會學（sociology of language），其基本涵義是：從語言變體和語言演變的事實，來解釋相關的社會現象及其演變和發展的過程。兩者的研究方向不同，簡而言之，前者從社會研究語言，後者從語言研究社會。例如，在中國大陸，餐飲、娛樂等營業場所的顧客在離開前與店主結帳，以前稱為「結帳」，但是近年來產生一個新詞「買單」，中青年使用率較高。詳見第六章。此詞源自香港粵語「埋單」（也寫作「孖單」），因為「買」和「埋」讀音相同，「買單」在字面上也較容易理解，大陸遂將「埋單」寫作「買單」。如果從社會來解釋語言，可以這樣解釋：近二十年改革開放以來，粵方言和粵語區的文化在全國取得優勢地位，所以新詞有從南向北擴散的傾向，而新詞最容易為新一代所接受。類似的新詞還有「計程車、巴士、寫字樓、收銀臺」等。如果站在「語言社會學」的角度，從語言來解釋社會，那麼可

以倒過來，這樣解釋：「結帳」一詞有了來自香港的「埋單」這一新的變體，這反映出近二十年來香港取代上海，成為全國時尚之都的社會現象。

社會語言學自有特點，而與其他語言學分支學科大不相同。

一、描寫語言學與社會語言學

雖然歐洲傳統方言學的誕生是在描寫語言學之前，但是它的記錄和描寫方言的理念，與後出的描寫語言學並無二致，二十世紀二〇年代誕生的中國現代方言學尤其如此。

描寫語言學（descriptive linguistics）或可稱為結構主義語言學（structural linguistics）。其創始人瑞士語言學家索緒爾（F. de Saussure, 1859-1913）曾認為，語言學可以分為「內部語言學」和「外部語言學」兩大類。「內部語言學」只研究語言系統的內部結構，而「外部語言學」則把地理因素、社會因素等與語言結合起來研究，它企圖從人類學、社會學、心理學等社會學科來研究語言。結構語言學屬於內部語言學。

美國描寫語言學大師布龍菲爾德也說：「我們並不尋求一個語言形式在言語社團的各種場景的用處。」（L. Bloomfield, 1927）他並不在社會環境中研究語言。總之，描寫語言學只研究語言本體，即語言自身的結構。

索緒爾又有「語言」（langue）和「言語」（parole）之分，前者是指語言系統，是抽象的，後者是指個人的說話，是具體的。描寫語言學優先考慮的是語言而不是言語。

社會語言學可以說是反其道而行之，它的研究對象不僅僅是語言，而是兼顧言語，提倡聯繫語言本體之外的社會因素研究語言，研究在社會生活中實際的語言是如何運用的。拉波夫（William Labov, 1927-）認為社會語言學是「一種現實社會的語言學（socially realistic linguistics）」（Labov, 1972）。「如果研究資料取自日常生活中的語言，語言學一定會更快地沿著科學的軌道發展」¹。拉波夫不僅以日常生活中的語言作為研究資料，而且透過使用者的社會背景：社團、階層、地位、性別、年齡、

人種、方言、地域、風格等，來研究他們所使用的語言變體和特點。社會語言學的宗旨是在語言集團的社會環境中，在共時的平面上研究語言運用的規則和演變，試圖建立能夠解釋這些規則和演變的語言學理論，拉波夫就曾以這種方式來研究紐約百貨公司中 r 音的社會分層、黑人英語的語法特點等。

從索緒爾的觀點來看，社會語言學即是外部語言學。

總之，結構語言學屬於內部語言學，優先研究語言及其系統。社會語言學是外部語言學，優先研究言語而不是語言。

二、社會語言學與唯理語法、生成語法

唯理語法是十七世紀波特—羅雅爾（Port-Royal）等三位法國學者創立的，其代表作是他們合著的《普世唯理語法》。他們認為語法和邏輯有一致關係，所有的語言都有一個統一的思維邏輯模式作為基礎。既然邏輯是全人類一致的，語法也應該是全人類共同的、普遍的。這種理論是以法國哲學家笛卡兒（R. Descartes）的哲學思想為依據的，所以又稱笛卡兒語言學，今又稱唯理語言學，在十七世紀至十九世紀曾盛行一時；二十世紀六〇年代開始在喬姆斯基創立的生成語法（generative grammar）中得到引申和發揮，喬姆斯基認為唯理語言學的語法理論是「深層結構」說的前驅。

喬姆斯基在《句法理論的若干方面》（1957 年）一書中曾說：「語言學理論主要關心的是完全統一的語言社團內理想的說話者和聽話者，他們非常了解自己的語言，在實際言語行為中運用語言知識時，並不受與語法無關的條件影響，如記憶力的限制、注意力分散、注意力及其興趣的轉移，以及種種錯誤（偶然的或固有的），這樣一些在語法上毫不相干的條件的影響。」他非常重視語言的共性和普遍性。

1 拉波夫《拉波夫語言學自選集》，北京語言文化大學出版社，2001。

生成語法強調的是天生的語言能力（competence），社會語言學強調的則是交際能力（communication competence）。交際能力是後天獲得的，不是先天具備的。

生成語法並不經由實地調查來收集語料，其語料可以是研究者自省的，只要符合語法規則，哪怕是實際語言中不可能存在的句子也可以。其基本的研究方法是先假設，後驗證。

轉換生成語法的旨趣是研究擬想的人（an idealized man）怎樣用有限的規則生成無限的句子，著重點是語言能力；社會語言學的旨趣是研究社會的人（a social man）跟別人交際的時候怎樣使用語言，著重點是語言運用（performance）。

美國的拉波夫在二十世紀六〇年代所倡導的社會語言學，對於當時追求純形式研究的語言學是一個重大的革新。它的宗旨是在語言集團的社會環境中，在共時的平面上研究語言運用的規則和演變，試圖建立能夠解釋這些規則和演變的語言學理論，例如研究紐約百貨公司中（r）音的社會分層、黑人英語的語法特點等。

三、方言學與社會語言學



漢語方言學的性質和特點

漢語方言學史可以分為傳統方言學和現代方言學兩大階段。從漢代揚雄《方言》到清末民初章太炎《新方言》，中國傳統方言學的研究目的在於以今證古，即以今方言證釋古文獻，或以古證今，即以古文獻中的材料解釋今方言。傳統方言學屬於語文學（philology）的範圍。古代的民族學著作如地方誌，雖然也記錄一些口語詞彙等，但其研究框架仍是語文學。

用現代語言學的眼光來研究漢語方言，肇始於十九世紀中期以後紛至沓來的西洋傳教士，他們用西方語言學的學理和概念來記錄和分析漢語方言的語音，記錄和整理方言口語詞彙，研究方言句法，還進行方言比較和

分類研究。但是他們的研究與中國傳統方言學並沒有傳承關係，他們的研究方法和目標與傳統方言學也大異其趣。

西洋傳教士的研究工作和中國學者的描寫方言學，雖然在時間的先後上有相銜接的關係，但是後者並沒有直接繼承前者研究成果的明顯跡象，中國學者是另起爐灶重新研究各地方言的。早期現代學者如林語堂、羅常培等人也曾注意到西洋傳教士的成績，並且撰有專文介紹。不過也許他們認為傳教士只是準方言學家而已，至多只是將傳教士的記錄作為一種參照系統罷了。

中國的現代方言學發端於趙元任的《現代吳語的研究》（1928年）。中國現代方言學是在西方描寫方言學的直接影響下誕生、發展的。趙元任對各地吳語語音的描寫所達到的精微程度，比之同時代的國外描寫語言學，可以說是有過之而無不及。但是從西方的描寫語言學的觀點來看，中國的描寫方言學從一開始就不是純粹的描寫語言學。調查字音的表格是從方塊漢字在中古切韻音系的地位出發制定的，分析和歸納音類也都離不開中古音系的名目。從設計調查表格，到歸納聲韻調系統、整理調查報告，從方言之間的互相比較，到構擬方言的較古階段，都要藉助傳統音韻學知識，都離不開中古的切韻系統。方言研究的全過程幾乎都跟歷史語言學牽連。中國的描寫方言學，實際上是西方描寫語言學和漢語歷史音韻學相結合的產物。

漢語方言學是在歐洲興起的現代方言學的一個支派或一部分，如果要問它有什麼特點？那麼可以說它的特點便是將從西方輸入的現代方言學與中國傳統音韻學相結合。

方言學與社會語言學異同

雖然現代方言學的誕生比社會語言學要早得多，但是它與後出的社會語言學的研究對象和研究目的卻是相同的。方言學與社會語言學的相同之處有兩方面。

第一，歐洲傳統方言學的初衷是試圖從語言地理的角度，來研究語言的演變歷史，從而檢驗新語法學派「語音演變沒有例外」的論點。方言學對歷史語言學產生了極大的推動作用。傳統方言學的初衷是研究語言的歷史演變，故與社會語言學的目標之一是一致的。

社會語言學的目標之一也是研究語言演變，研究語言有哪些變體？如何演變？有什麼規律？不過它不是從地理的角度，而是從社會的角度來研究語言的歷史演變及其原因。就此而言，社會語言學和傳統方言學可以說有異曲同工之妙。

第二，社會語言學的研究對象是社會生活中實際使用的語言。語言是抽象的，方言是具體的，實際使用的語言即是方言。所以社會語言學和方言學的研究對象是相同的。社會語言學的三位先鋒：拉波夫、特魯傑（Peter Trudgill, 1943-）和海姆斯（Dell Hymes, 1927-），其中有兩位實際上是在研究方言的基礎上創建社會語言學的。拉波夫主要研究的是紐約的城市方言，他的博士學位論文是以紐約黑人語言為研究對象的。特魯傑研究的是英國諾里奇方言。海姆斯的背景是人類學，而人類語言學也是以實際使用的語言或方言為研究對象的。

雖然社會語言學在研究對象和研究目的方面是相同的，但是它們與方言學在理念、旨趣和調查方法等方面也有以下不同之處。

第一，描寫語言學認為語言是同質有序（ordered homogeneity）的，社會語言學認為語言是異質有序（ordered heterogeneity）的。「同質有序」是指一種語言或方言的系統在內部是一致的，在同一個語言社區裡，所有的人群在所有的場合，他們所使用的語言或方言的標準是統一的，而其結構和演變是有規律的。「異質有序」是指一種語言或方言的系統在內部是不一致的，會因人群、因場合而異，不同的階層有不同的標準，內部是有差異的，但其結構和演變仍然是有規律的。

第二，描寫語言學的旨趣是描寫共時的同質的語言。社會語言學的旨趣是研究共時的異質語言，即研究語言的變異或變體（variant），並透過

研究語言變異與各種社會因素的相互關係，以及變體擴散的社會機制，從共時的語言變異中，去研究歷時的語言演變規律。最終建立語言演變理論。1971 年以來，拉波夫在賓夕法尼亞大學研究語言演變，把該校的語言學系變成世界著名的「語言演變」研究中心。拉波夫近年來正在撰寫三卷本的《語言變化原理》，第一卷《內部因素》已於 1994 年出版，第二卷《社會因素》已於 2001 年出版。

第三，傳統方言學全面調查一種方言的語音，以歸納音系為直接目的。社會語言學並不一定著重全面調查語音，歸納、研究語音系統，而是著重調查研究不同階層、不同年齡、不同場合的語言差異，即語言變項（variable）。

傳統方言學從描寫語言學的立場出發，調查一種方言的時候，要求盡可能全面記錄這種方言，從而歸納這種方言的音位、聲韻調系統等，目的是描繪這種方言系統的全貌。

社會語言學注重探索語言變異，從而研究語言的層化特徵，建立層化模型，它並不以全面描寫方言系統為己任。例如特魯傑在英國諾里奇市（Norwich）調查 16 個語音變項。拉波夫在紐約調查 r 的變項。兩人都沒有全面調查兩地的語音系統。

社會語言學認為分層的社會方言研究比地域方言研究更重要，注重探索層化特徵的語言變項，認為方言學對方言的描寫僅僅是社會語言學的起點而已。

第四，方言學家和社會語言學家都採用實地調查的方法，但是因為理念不同，所以具體做法也大相逕庭。方言學的被調查人是經嚴格的程序人為選定的，並且是一地一人調查定標準。社會語言學家也從事實地調查，其特點是多階層和多人次的隨機抽樣調查。拉波夫在北美抽樣調查達數千人之多，然後進行定量分析，用概率統計來說明語言規則。實際上是借用社會學和統計學的方法來調查研究語言。

第五，方言學醉心於偏僻的鄉下方言的調查，希望能找到古老且演變

緩慢的語言現象，早期的歐洲方言學尤其如此。方言地理學則更重視農村地區方言點的調查材料，繪製同言線（isogloss）必須有這些資料作為基礎。比較而言，社會語言學一般致力於調查和研究大中城市或城鎮的方言。因為城市裡有更豐富的社會現象，有更紛繁的社會階層，有更為多姿多彩的社會方言。

第六，方言學上的方言區是根據語言特徵劃分出來的單位，社會語言學上的言語社區（speech community）是根據語言層化特徵、交往密度、自我認同劃分出來的單位。言語社區的範圍可大可小，在同一個言語社區允許存在雙語或多語現象。

第七，方言學幾乎不研究「語言計畫」，而「語言地位、語言標準、語言規劃」等問題，卻是社會語言學的重要課題。



社會語言學是方言學發展的新階段

廣義的西方方言學史似應包括三個主要階段，即歐洲的方言地理學、北美的描寫方言學和社會語言學。狹義的西方方言學只是指十九世紀末期在歐洲興起的方言學，以及後來以此為規範所進行的研究。

社會語言學大大地改變了方言學家的作用。方言學家不再僅僅只是公布他們的材料，而是注意將他們的材料與社會發展相聯繫，並且從中探討理論問題。社會語言學革新了方言學只研究地域方言的傳統，將研究旨趣轉向社會方言，例如城市方言的社會層次分層研究。社會語言學應該成為方言學發展的新階段，事實上已經有人將社會語言學納入方言學的範圍，例如 W. N. Francis 所著 *Dialectology: An Introduction*（Longman, 1983）的最後一章即是「社會語言學」。

社會語言學是從社會的角度研究語言，而中國社會和西方社會在許多方面大不相同，所以中國的社會語言學應該自有特色，不能比照歐美社會語言學的某些模式。

社會語言學已經取得斐然可觀的成績，它應該是方言學今後發展的重

要方向之一。傳統方言學和社會語言學相結合，將使方言學在語言學園地裡大放異彩。同時應該強調方言學的傳統研究方向仍然需要繼續，某些領域甚至需要進一步加強。新的漢語方言學的特點應該是歷史語言學、描寫語言學和社會語言學三者結合。

方言學今後要朝社會語言學的方向發展，這並不意味著方言學的傳統研究方向應該取消。對於中國社會來說，方言的地域差異比社會差異要嚴重得多，何況方言的地域差異研究遠未達到成熟的程度，在方言地理學方面尤其如此。所以傳統研究方向仍然需要堅持，某些領域甚至需要進一步加強，例如方言語法研究、方言歷史、方言地理等。

四、社會語言學的研究範圍和對象

對社會語言學的研究範圍或對象有兩種不同的意見：一種意見認為社會語言學只是從社會因素研究語言，是單向的；另一種意見認為「社會語言學可以指將語言學上的資料和分析結果，用於研究與社會生活有關的學科，或者反過來，將取自社會的資料及其分析結果用於語言學」²。因此社會語言學的研究是雙向的。又由於社會語言學研究語言與社會因素的關係，而社會因素又是極其紛繁複雜的，所以它的研究範圍不容易界定。我們認為社會語言學可以有廣義和狹義之分。

廣義的社會語言學，也可以稱為宏觀社會語言學，它兼括「社會語言學」和「語言社會學」，語言與社會的研究是雙向的。它具有跨學科或邊緣學科的性質。所謂「社會語言學」是從社會的角度研究語言，「語言社會學」是從語言的角度研究社會。從國內外社會語言學著作來看，其研究範圍一般包括以下方面。

- (1) 語言變體：社會方言、地域方言；

2 Hymes, D. *Foundations in Sociolinguistics, An Ethnological Approach*. Th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74.